橘洲文集

橘洲文集卷第六

記　序

識山堂記

齊魯泰趙未嘗無山也而嵩恒岱華又山之傑者焉以旃裘狗馬之膻汚之故士皆掩面南向四方上下仰觀俯察其心未嘗一日與山相忘也康廬如古有道之國歷聘者所顧游受冠帶祠春秋禮樂法度從是而出雖樵夫野老亦可坐而論道與南方之山大抵不同也其山如步障左右開闔不翅四十里之遠如日月呑吐晝夜晦明之不測如鵾鵬變化氣象雄

倏如雲起水湧而觀者眩惑此山之大槩也若夫朝
雨新霽夕陽既收或翠如空青紅如丹砂綠如蒲桃
紫如玳瑁五色隱現知山中有奇寶積道也白雲往
返知山中有仙聖群遊也山之不可名狀也如此殿
撰高公大卿是眞愛山者也卜居九江爲山故也所
居之後一坡隱然而高若天作地藏以遺人者槃堂
於其上則廬山崛羅沓迅爲吾欄檻中物取蘇文忠
公所謂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句以
識山命之余從公於四明郡齋實聞公說公眞識山
者顏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是山豈易識哉仲尼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先識此山而後質之於二子後世學者日從事於此雖洒掃應對進退未嘗不在此山中也問山之面目則相眂惘然甚或以爲誕幻則指歸佛老豈不悖哉文忠公一代偉人也其言若奏金石是識此山之面目者公方以功名富貴相迫逐未暇言歸它時舉酒識山而山在焉安知蘇仙之不來也年月日橘洲記

山堂記

桂隱在平地而南湖綠繞其中斯堂獨以山名問山之有無主人不荅余曰山固未嘗即人也而人何事

即之豈以其駿極崇高似聖人特立不倚無異乎君子崖岸斬絶有垂紳正笏之象温潤邃密如握蘭懐瑾之質隱然如戰國之士翩翩若濁世佳公子公可不即哉主人笑曰子言近之盍書以爲記余謂君知太山之寓於秋毫者乎夫日去地數萬里而一表可測方寸之鏡而萬象森列乎其中雖四方之山招之不來而吾此理塵之不去是故拳石皆山也竹光林影皆山也霜藤古木皆山也鳴禽上下皆山也山之所以爲無盡藏也如此而況於人乎約齋早以詩鳴其輝光發越之初如春山之有草木華滋也逮水落

石出如秋山突兀見於林表也自其學聖人之學而爲君子有如山不動之力方將施設注措以修大先王之勲若夫辨說從衡如鄒衍公孫龍儀秦代厲之屬如山之有橫枝傍出吾不取也或曰山即如如體也是如如之變雷轉風急學者烏得知之約齋昔所盡心焉作堂於斯以志其得是亦行者之意可不敬諸

淨土院記

淨土院成之明年有比丘致其主檀越之詞曰先兄彥成與二弟彥才彥昌追念先君之恩欲報聞西方

佛有淨土之說九原可作即棄其貲累鉅萬建大招
提後從仙林妙空法師谿公爲請於官得廢額以淨
土名實先君之心先君眞不亡也後十有一年而先
君歿吾母在堂以齋戒自居一旦棄諸孤合葬先君
之墓是考妣同爲淨土之歸也凡鼓鐘土木之備二
弟克成之施田五百畝爲焚務僧飰顧求文以識其
事余曰諾吾聞孝子之事親也有所謂志養亟欲其
親聞道故也人而不聞道雖生奚益而死無以歸如
草木之在人幸蒙培植之不幸而爲薪槱者衆矣世
故可憫而况事親乎方孝子有聞道也在其親遲莫

之。曰任重道遠烏得而見之必求階濟之方庶幾無
憾豈不難哉佛大聖人猶不免於三月陞天為母說
法慈氏亦從父母之國授道而歸先聖有立身揚名
以顯父母皆是理也故吾即向淨土之旨以孝敬為
心初柳子亦曰佛書有大報恩七篇其為心與孝經
合由是而知淨土不遠也即二三子之心以求之吾
親在焉而三聖人未嘗不在也三聖人在則山河大
地昆蟲草木不離此土皆能演說苦空無常無量妙
義如師子王哮吼如海潮雲音如帝網珠涉入無盡
此吾所以報親之意先君王氏名元政先妣徐氏三

子即彥成彥才彥昌開山住持號智覺師求記於余者法權也余即橘洲老衲寶曇特書以示其家世之子孫云

與趙叔豹序

聖人論人以血氣爲主故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有未定方剛既衰之戒是君子與小人所養懸絕也土地山川均一氣也南方地煖北方地寒物亦隨之故有華實淺深之候是所受不如所養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非謂絪縕磅礴於事物之外蕩然如空吾身所臨血氣在是猶爐鞴之於橐籥顧所用

何如耳趙君叔豹以妙齡負儁氣多歷世故一毫不以累於人有古節俠之風余觀其文時有可人意兩薦國子意天未欲成就之砥礪濯磨待其氣定而後用之於世也歳月易失趙君當歸以孝悌治其心以師友養其氣吾將見其如百川東之也其誰敢禦焉

仗錫開四牕序

所居之東偏有竹漫衍破垣敗障開時撫班班而已異日周旋其下曲身低影有若詐老聾者爲撤垣廢障得地可以築屋具畚鍤除菑翳夷高貶下竹常苦根鬚連絡不能盡去至是無一毫及茲地竅有所約

東以徒人都屋成竹葦映四窻洒然如新沐忻然如自適若與人語故以四窻名之蓋與竹君共也山屬四明之中四窻取謝遺塵所記與過雲樊謝鹿亭皆是也

送退翁序

海陵古栝提闕部使者許公拾遺以禮爲介以詞爲幣聘別峯退翁於甬東翁通知內外書爲非虞人之旌也故行橘洲寶曇執其手而與之言曰貴富貧賤死生於度外吾嘗學之吾師矣然病後世爲人師者惛滛貪墨翁翁然與王公等出則車輿華好入則

燕處豐絜䏏宄衣襲飯槁項黄馘之上以為吾[illegible]根不舉手毫夫一旦疾病則亟覡雜進龜食山川之勝以為死所自謂超越出於度外曰吾師之學蓋為初機設也吾何預焉退翁慨此而力行故不與世合今許公一代偉人也閱天下士為不足復取諸林間吾見淮山蒼蒼淮水泱泱秪一退翁可為吾道重也行矣自愛年月日竹院寶曇序

東山詩集序

不知費休者以為能詩而已殊不見石霜而有發明余謂言本載道而馳是誠知言雖異世殊時不可得而

磨滅子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是知厚蓄而深發務爲要眇雄渾之詞不知有道者之言豐而不腴約而愈淡與掐擢胃腎琢琱肺肝者不可同年語也先公律師持律嚴甚早有詩聲於林樾晚益不衰後十有五年而此詩得以流傳公之猶子與化存公之力也存求余序引以冠其上詩不待文而傳也故爲之書年月日橘洲寶曇序

蕚上人字序

得時之難與造道之難二者奚擬夫道與時一也正覺山前明星現時與少林三頓首其實一也豈獨佛

祖爲然孟軻亦曰孔子聖之時而蒙莊有示適來夫
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烏有異哉豈獨孔老爲然至
於草木昆蟲太小纖穠生長蕃息亦各有道也而時
在其中正如優曇鉢花吾不知其爲何祥也而佛世
珍之昔人以況說法之時其言曰如優曇鉢花時一
現耳吾不貴此花之難得貴得時爲難上人曇華名
是誠其時也乎以仲時字之先儒謂字以尊名名以
尊德故男子冠而字將責其成也乎竊有所望焉上
人得師是初心之時也出入契經海是學佛之時也
舍而之太爐鞴是其佛其祖之時也今其時矣子其

勉諸

駱子玉序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折旋步趨進退登降必以玉爲節也玉聲和鳴則莊嚴端愨盡在其中易有絜淨精微乾有剛健純粹玉有溫潤縝密庶幾其類也是故君子比德於玉玉有恒德可以爲圭爲璜爲璽爲璧爲盤盂之刻爲宗廟之器均是玉也亦猶君子懷道抱德可以爲賢爲聖爲國家之瑞均是器也可不敬哉世英先世所命名舊字德茂請余易之余字之曰子玉蓋玉者石中之英詩云尚之以瓊英乎而注云

玉也古有斷章之取于切慕焉子玉當佩先世所以名之之心而思今日所以字之之意求余以稱塞非學而何子玉勉之

持晉翁字序

晉龍象不知幾何人也獨廬山遠與其弟持號稱大方之家其道將李孟天親無著而見慈氏老人於兜率宮中也故蓮社十八士皆志願同然之人後世企而慕之已非凡乘況親執鞭於左右前後也豈不偉歟持上人富於春秋其氣和平其心澹泊舊從南湖諸師執經問道晚歸晋照故書山續將自求之是有

志於學者舊字輔道請易之橘洲余字之曰晉翁在易晉卦晉者進也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余欲進之以德而使自持至遠由今人以至古人近世經論之學廢學者不求諸佛意而求諸教乘如世飢人舍百穀稻粱而爲吸風引露之舉其不餓而死者鮮矣吾意晉翁以師友爲德本以佛意爲心宗進進不休則吾言亦不妄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晉翁其勉之

跋高端叔詩序

詩之道廢久矣吾何取於斯雖然推原人情摸寫物

態無詩不可凡吾喜怒憤懣無聊不平與夫天地山川烟雲風月星辰霜露之變蟲魚草木珠璣寶貨之富莫不畢見於斯其間雖工拙不同而古今取舍亦異自建安七子涉唐李杜至於吾國作者數人其音醇其氣和不獨紆憂娛悲馴致其學亦可至於道是亦詩人之遺意高君端叔克苦而務深沈者也其學粹於春秋又能以其餘發爲律詩方其思慮營度若將交臂於造物之域危坐傴僂口吻聲鳴益悲及其既成光怪殆欲發現如是累歲幾三百餘篇君年五十余不知加以數年其富當如何也恨無前輩爲

之印證余非學者聞前輩論詩如此嘗謂君言矣君喜而使録之以爲茶甘集後序

送道元一序

道公來都城北山諸公爭致之以其有佛學也道不可曰吾在西山時居有林泉食有蕨薇猿狖麋鹿吾得教誨而鞭笞之我其歸歟以語橘洲子序以送我余曰來予以西山爲保障乎爲蠶絲乎始吾與子皆東南西北人同客於鄭亦適然耳使之在天下亦猶水行乎地中觸山鑿空穿石宂地曲折萬變是亦行其道也世故波險曾水之不若故有倒行而逆施惟

水無心則公公則平平故無怨於人無罪於天後世以鯀之心行禹之道天人混亂雖三尺童子亦得以疑我也鄭爲大夫士淵藪禪教都會公道之所礪砥予嘗游刃於其閒切玉如切泥是欲慰邦人之心而重以此夫道方以自尤余以是知其心將與其學並行於世若公與不公自君子小人之事也吾何預焉

送瑞巖行者慶誠求偈序

荷屋授易於石林時余輩方吾伊誦書及其以詩鳴天下則余亦方學聲律暨訪道江浙行次康廬適太慧自湖湘來與荷屋俱余於是時始識荷屋已知其

佩卍菴右券以矣大慧歲晚學者追趣如夕陽之辯故衲父子兄弟相與屹立如諸法從然各不相知亦不相到大慧既沒鳥驚雲散其道亦復如百川東之余聞荷屋之在青原行道之餘取所謂雜華以降性相經論百餘萬言自誓於佛前凡唱一言則一頓首投地如是累歲乃畢其事調伏自在而志暑寒雖求明勤勞佛事中亦無如此之盛也他日祖師分坐之地當有大書特書為不輕精進幢人天其敬之不疑矣後五載握手丹丘城下首訪其故其言為然別未幾復以書來求疏行者慶誠本書生子學書無成去

學佛相從七年瀝指間血書妙法蓮華祈爲比丘已盈三軸將宛轉檀施子爲發明其事以修其行余聞諺有之曰隨師三年誓效相似今慶誠之聲已有坐鋪之音矣其器亦有狙且之象又能於十指端親炙靈山故字有顔筋血如金色經作青蓮華香凡在見聞無不蒙益吾將見其爲叔世之瑞一僧伽梨不足爲慶誠憂也雜華不云乎師子王孝乳師子兒聞之皆增勇健餘獸聞之悉皆震恐子歸以語荷屋橘洲爲退三舍云

跋育王僧圖二

黃梅七百高僧與雪峯一千五百善知識非謂衆數多寡而爲叢林重輕也蓋指人人皆龍象而善知識者有以網羅烹煆之彼如淮陰之善將兵與吾高祖之善將將則異矣譬若百川之水雲奔電合方七八月其怒足以搖乾撼坤及其東歸則帖然安流同一鹹味無它此海有以呑之也海則善知識也百川其龍象歟後世則不然聚鵝道人百十成群動輙傲岸一世不自賑其虛實有無也育王叢席有古風味衲子誠實相向而拙菴不以法欺世不以衆驕吾將覓其於百千衆中牢籠一箇半箇續佛壽命以振起

吾大慧先師之道二道人其速還也吾切有望焉
古稱黄面衲子以其寒瘁枯瘠其中若無人迫而視
之如深山大澤龍蛇變化不測者也近世返是其人
則翹趍其皃則膚腴如佛世比丘真若可敬即之斥
鹵也黄茅白葦也吾其謂何今育王則不然七百人
錙銖重輕皆吾掌握中過故其衆無敗羣之士而爲
其叢社皆不令而行亦今世第一關也圓上人實會
中仙陀入育王門奥育王飫只是未會育王鄉談在
心憤憤口悱悱要走江西一遭歸來定是勘破拙菴
老子年月日橘洲寳曇跋

跋雪菴常思惟像

補陀大士像唐待詔左全所作也唐二宗幸蜀翰林待詔負絶藝者皆扈從而西故蜀成都大慈興聖寺有畫佛菩薩神主像充斥遍滿如鹿苑祇園之初集也此像在大慈普賢閣之後壁左右有一佛十菩薩圍繞説法閣之中又有八大菩薩像坐高尋丈兀然如山率皆左首傾聽謂之常思惟相妙絶動人亦令所作唐畫録列全爲妙格上品蜀好事者户知之寺頃還郷暇日挈諸友訪尋故處得善工摹寫甚具久藏笥中今以奉雪菴老子爲大士結歳寒香火之盟

也雪菴又欲誌其顛末敬爲書之

跋大慧禪師廣録後

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其道愈盛吾意謂必數世而後中微不幸大慧一傳而數子皆早世火種既滅遂使空愚貪僞輩奔潰捷出盜佛法名器妄言肆行使臨濟正宗流爲戲論賺誤學者墮大暗處雖慟哭流涕不足以信吾哀也大慧之道如中天之日方崇巖邃谷煙雲塵霧阿修羅手乾闥婆城此物施行之初或爲吾蔽虧而日固自若也所謂崇巖邃谷煙雲塵霧阿修羅手乾闥婆城謂之日可乎方雜蕩爲飄風

化為飛埃倏忽變滅雖山河大地相與鼓舞亦未足以快吾心也大慧證悟廣大不在巖頭雪峯下辯慧駿發如出南陽大珠間殺活縱擒與首山風穴無異大畧如是學者當自求之焉夫振祖克家兆一言可盡嗚呼先哲凋謝後生無聞斯言不忘庶幾為有心者

跋幽詠

幽詠五言有建安七子風味而老氣稍不逮也律詩恨不多見然亦不出江西李孟間爾太鑑死知既以銘其蔵後跋其詩謂當時事狀失實得此詩而正之

餘因大書曰紹興盡菴寶録

跋趙君寶知丞家李伯時二馬圖

神駿暇逸固非凡馬簡潔端静夫豈畫者平生所聞龍眠宗士昔有四駿今爲六龍風馳電迅跬歩千里吾不能言似我君子春雨首蓿天閑寂寥何時北歸隨霍嫖姚龍眠之孫爲澹齋趙居士作二駿馬神閑而志軼意頗有在居士以示橘洲復畀之賛輒取李君之意爲題其上云

橘洲文集

橘洲文集卷第七

雜文

跋靈源與龍門粹和尚書

靈源人品高甚一時學者無得親疎之或勸其少畀之終莫能屈故晦堂之道得師而益尊也謂龍門粹如太父誠愛之之詞至死心則有六字之褒亦無易斯論及其以怒罵爲爐鞴某假佛祖使如鈆汞流去猶不勝誅龍門則如秦舞陽負燕督元地圖有事秦庭求於易水生還不可得也描畫虛空如此亦非臆說唯吾先大慧知之

應眞圖

深山大澤龍蛇之所都虎豹之與鄰麋鹿之爲使天人神鬼左右前後自童子觀之亦必以爲有道者矣況得不死之道一日四天下而爲師子吼者哉或謂灑空之人拂撕麈尾斥重爲子所敬此理云何予曰不然大菩薩以悟爲宗以斷惑爲趣如王者之師執兵以伐叛其易可知矣若阿羅漢則從博地凡夫直斷煩惱如徒手伐人之國豈不甚難乎以媿後世空悳貪偽之輩無毫髮之長自謂了證訶罵先哲豈不悖哉故朴菴畫之於前而予跋之於後非爲几席耳目

之玩蓋有深激云

跋寫法華經

大慧在洋嶼時四方衲子從之游皆一世英傑時太青老子亦在其中也大慧意欠風雨鞭笞龍象一夏十二人如錐處囊皆頴脫而出余恨不能如毛遂捧盤歃血招十三人於堂下也紹興末得預千七百衆中龍蛇混殽已乏當時之盛每懷洋嶼師友心嘗悁然後二十年見太青於四明此恨方雪太青端靜簡絜者也機不妄發發必中的世方以衆驕人而師寂參空山殆與草木俱殞有智英者事師久之嘗曰吾

師之心不敢聞吾師之訓不敢墮一旦瀝十指血書妙法蓮華以賈僧伽梨其志可尚丐一語爲警夫天下人所難捨者一身一身所難忍者苦痛也子能忍之置身於吾法中異時頭目髓腦皆法檀度行矣必有聞絃賞音者年月日橘洲書

跋羅漢圖

阿羅漢即佛世比丘也而處巖阿石室譬諸龍蛇虎豹而得深山大澤豈不偉哉方其學佛時不本先心而行開道如楊墨未嘗無聖人也而孟子闢其偏鄉原未嘗無中庸也而孔子惡其似此比丘得擯於佛

之義亦或近之雖然如人不持一兵而能伐叛是亦豪傑之士也唯佛一人而能斥之傳上人以筆端如約三摩鉢提爲宣鑒師約出十八大比丘像或謂像非凡案物余曰不然余方隱几眂之若將高出其右是亦佛意也畫有層巒疊巘蒼崖翠壁如斲如削如地湧如天成怪石古松猛獸奇鬼如搏如噬雲深石邃水流花發如府如庫爐香茶竈童奴執侍如起如伏曲盡古今事物之妙像有一人側持如意而翹足坐者一人跨青牛而出山者二人臨水經行而意指咨與者二人坐觀飛瀑如受嘿霧者二人看狻猊而

欲撫摩者二人觀降龍而起慈心者一人據石梁坐寶几握白拂觀炷香者一人現月輪相而入禪那者一人行前如訪入定者兩人執麈尾若論議者兩人仰舍利而致敬者一人撞鐘閲經者一人持六環錫而伏虎者總一十八士錦囊玉軸而襲藏之寂照皓首厖眉良栗色伽梨時出此畫余嘗於十八士外以眞阿羅漢目之寂照爲大醫王有起死之術今十八人在吾掌握中其病皆衆醫拱手不知寂照何以起之年月日橘洲寶曇跋

跋南堂語録

伏讀南堂語至與圓悟師翁相見處如今家父子兄弟談笑傾瀉初無許事又喜二老莫年相從也如在祖峯無異骨節毛竅無著懽喜處一人灼艾一人有攙先筋斗之語同時爲古人不覺涙墮如兩平生未有如此傷心也賴有露柱墻壁爲我證明嗚呼佛祖命根一淚之所繫也讀者識之

跋淵明歸去來

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嘗誦其詞讀其詩知其賦以田園丘壑琴書親戚之爲樂曾不一語以及當世盛衰與黃老虛無淡泊之論及吾身用

不用之歎是誠有道者也一篇之旨惟倦飛之翼無心之雲盡之次山親在堂念歸之心無以自見遂圖歸去來辭於一榻之上庶幾夢想之次山端人造物當肆其歸若淵明之心開北窗以永之不遠也張君爲書其辭於上竹院輒題其末云

跋李僉判觀音五藏

人生一夢耳吾方夢遊兜率觀莊簡公之人品英特真夢中天人聞公初夢古滕時僉判提舉君正墮夢境二季方學夢也以夢綺綉作夢佛事招夢示現自在法門後四十三年視之真一夢也獨李磐菴在得

非夢乎異時夢爲疾風爲迅雷爲蛟爲鰐爲騶元者其夢果安在公再夢踰海僉判君夢入儋崖侍公幾年一夢竟不返猶可哀也僉判夢以文章欲爲世斯文殆旱歲以卓絶如此不知假以數年之夢當如之何古人夢中說六波羅密與此同夢若夫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吾莊簡公正在此夢中後報慈菴實陀道人再嚴像事得此文於像腹中以示磐菴磐菴滂淚復作夢語以贊大士無姻伯氏之文即以此文藏於家屬余說夢以告君君以下世世寶旺其猶昨夢云

忠州吳評事墓誌

忠南春秋巴子之國國最小介楚蜀之閒諸侯卑之至兩漢時爲郡土地肥衍水有黃金山有麝香鹿茸之屬四方多徙歸之吳氏自襄州來異姬太伯之後不知其遷於襄復幾世其先有攝酆都令者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隱居不仕行義聞於鄉世居郡之折桂坊考某始遷于墊江洞池之長樂山自號長樂山人舉進士無成去學武三預薦不第卒老於家生三男君其長君諱某字某七歲即吾伊誦書二十能受射三十能百金之產先君得與賓客觴豆燕笑無厭

供父兄弟怡怡愉愉實君之力曉屬疾不去枕藉

君扶持在傍藥必嘗以進至溺器亦出其手先君撫

之曰吾死矣汝之子報汝當如是不幸先君屬纊君

哀毀瘠甚既喪廬於墓者三月一日三臨膝行負土

日以封者三食粟不過數合僅屬息而已母喪亦如

之君起家艱難胝豪髮之義謂可買而有凡人之疾

病喪葬與貧不能嫁婚雖藥貴如丹砂金貴如玉飾

貴如簪珥悉與供具歲飢則畀之食有暴骨於野則

為太冢以藏之又多聞人士有未遇嘗含館於君後

皆有名於蜀喜飲客酒酣自度曲激越可聽乾道戊

辰卒年六十三以淳熙某年葬於安樂鄉昌池之原君天資孝友故能不悖於道嘗讀西方之書從眞如長老一公游聞生死之說至瞑不亂娶里中冉氏生三子次舍爲比丘長季皆能克家如如孫三人方從學四方未艾冉後君一年而卒孫女季尚幼比丘某多歷叢林見知識而有聞者今年載南以歸以鄉士人表炎莊從吾爲方外友請銘於予銘曰孝友近乎仁取舍近乎義有子有孫是爲仁義之施更千百年陵谷變遷無易斯位

雪林彥和尚塔銘

續翠之道至晦堂晦堂一傳而爲靈源死心死心峻如雷霆靈源蓋端重簡嚴者也以是而爲生授受四世而至雪林孝公公見慈航慈航見無示無示見長靈長靈見靈源是爲黃龍六世孫也公未生之夕其母夢有子跨白馬而西黎明生公公少異於群兒而質警敏從鄉先生誦六藝終篇卽乞身於父母投郡開元泗洲爲比丘時眞歇領千七百衲子於雪峯公造其席未幾出嶺首謁佛智於四明山中聞慈航少年精神折衝於二老徑往從之自投機以還二十年與之俱盡慈航而後已縣五峯出世閱十五暑

寔有力者屢挽之公坐不動一旦爲廣慧而出嗣秀王聞其風以仁祠致之亦哀慈航爲古人歸守其塔幾年再住廣慧至雪竇終焉公磊落人天資夙與道合余嘗執其手與之登高臨深雖千仞之淵無極之崖婆娑其間不見其顛隮悸慄之狀識度深遠不妄與人交交則示人以肺肝精通內外書其語奇峭亦不以介意唯衲子不堪其淡泊望望然去之公談笑自如嘗謂余曰我豈以佛祖爲奇貨而求售於人也示疾之日其徒以醫藥進輙舉手麾去頹然如坐深定中公泉南人俗姓施名僧彥壽七十有一臈五十

有七圓寂於紹興壬子八月二十日後七日全身葬于東塔余公友也銘其塔爲其銘曰

右明覺之室左雪林之藏人天敬之其敢忘

祭史魏公

惟公以道德忠孝之資受社稷安危之寄致父子於堯舜委成功於天地壽考百年是爲報施房元齡有征遼之衈魏鄭公啓王觀之治世雖後先心則不異莫德順班師之詔神于其衷論符離必敗之師吾寧去位汲汲將毋皇皇洽第煙雨層簷六見蒼翠孤雲無心與世軒輊三命偃藩揮手復至上方圖而人所

嫉忌再相司馬一定國是君臣賡歌金石聲氣古今
維垣一人而已決志投老以全其天藝圃舍後種松
檻前坐待伏苓身輕鶴便未病三日有人夢駕星冠
綉衣竟從此僊邦國殄瘁泰山其頹云誰之思有淚
及泉昔與仲弟兼承公愛憐在門下士識公最先早以
道合心期石堅世益凋落情隨日遷公今古人我亦
白顛一慟永訣公無棄捐

代護聖孫史魏公

惟公結三朝之主知正一代之師席建萬八千歲之
基鍾二十四考之寶堂堂乎公稽古之力眷我靈山

益見晴音從黄蘗以論心笑平原之縛律草木何幸
均蒙斯澤受恩之地終始全璧夫人不言言必有獲
公今云亡論報無日一香以奠彿俠横臆

祭來友文

我昔與公有大緣契富貴寂寥宜不並世七年定交
執控其制我非夢人公夢相繼情固有異無心則同
是故古人託於夢中公之精誠如聆鼓鐘公之器識
如瞻華嵩半生倦游保障閭里青春故園錦繡肝肺
我老巖壑念公如醉斷鴻經年尺書不至人傳訃音
忽墮我前寐不交睫食不下咽謂是夢邪聲在耳邊

謂非夢邪道遠數千浮雲散殊人莫不死死而獨存
黃壤無幾云胡蒼天奪我君子遂令世間金璧泥滓
白首揮涕其誰與歸病孰我藥寒誰我衣寃苦無極
死生別離蘭玉庭户植自公手蕙帳猿鶴共首公友
入極曠蕩寃無不知一香以奠公無我遐

祭潘經畧文 宗德卿

斯文故家金玉一節至先君子伯仲奇傑譬諸火傳
公益發越是故靈物誠哉不欺如室中劍其光陸離
彼不求售而人自知有探其源我自問學吾不釋梵
亦不伊雉顧行何如期至先覺衣綉持斧飈馳電旋

鐫鑿太吏如烹小鮮五羊洞庭白波黏天公至之日
民物安堵海蠻洞蜑亦爲吾護肹地險夷不私喜怒
尺一之詔徠公有爲大君賢相新舊一時勢不可挽
去如鵠飛歸來鏡中白髮無幾春風故園花鳥驚喜
親朋更酌草草罍洗亦有鼓吹絃歌舞雩亦有俎豆
左琴右書鍾玉陶謝頗廢枝梧聲高華嵩身屬夢寐
云胡正人天不憖遺遂使貪夫號饕餮一世曇也下士
弟兄受知取我故書月林細窺掀手謂我光明可期
萋山幾年著脚戶外無何渺瀰竟墮苦海報慈之招
公意有在使者三却略無色難白金緘封惠我孝友

歳晩一飽心知所私豈無宅人翻覆雲雨我恨不能代公死所青燈總幃何日晤語泲泗横賸終身別離八極曠蕩寃無不知矣詞以奠公乎一歸

題光孝蠲賦賜田碑陰

崇寧中有詔天下郡國刱崇寧萬壽禪寺仍賜田十頃政和改曰天寧萬壽爲天子萬年也紹興 太上皇帝特賜睿旨即天寧萬壽改賜報恩光孝用嚴求祐神游昭聖孝也屬四方多事賜田蠲賦如故間遇郡可否而固自若也隆興改元皇帝即位之三載命今少保滎陽郡王爲沿海制置使守明州政清訟平

盡免賜田之賦淳熙皇子魏王開府亦如之後五年滎陽冢嗣今制帥殿撰來鎮是邦莅政之初問法有無首與蠲放於庫後先可以觀政也政有本末有小大唯學者能盡知之古之人學古入官學所以爲政也政關天地繫社稷董生靈之命而休息之山川鬼神草木禽獸莫不賓服故政所以爲道也道即周公魯公父子相與受者至漢蕭曹之治齊民有清淨之歌亦或近之今殿撰以寛厚致廣平得滎陽之體而行吾之志將見其報政而羽儀於天朝不遠矣某敬以三牒刻諸琬琰永爲山中無盡藏云

碁說

弈數也有消息盈虛之理而仙者志之仙家日長亦足以自適故爛柯嘔血之事傳之今古後世不本其學以勝敗從事雖小得喪而利害存乎胷中隱然如深讎如大敵面熱汗下不知其爲凉軒煥館清風白日亦幾於博也豈不悖哉雪堂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其道蓋是也蘇弈士世於弈氣象不迫無敢嬰其鋒吾聞國中有趙大夫游於聖人之門蘇白吾師也下此則吾友其言若是又能以暇日吮墨爲梅如補之之清如花光之老皆可賞識蘇游於王公大人之

門而負尚微骨蘇不以術自售而吏部岳侯知之属余在西湖之陰求一語爲贈余不得辭弃士名文年月日說

香說

香有益於人多矣方事物膠擾萬慮紛溥能於静室以裁焚之則翛然如憑虚御風澡心浴徳者故昔人以香降神釋氏有聞沉水香而悟道誠不欺也香出海岸之國其來既遠價亦不貲往往幽致之人或不能置今此香皆沉檀箋乳衆香集成得高人勝士製作之意富而不艷清而不寒書卷琴張深禪雅燕皆

此香發越之時也寛雖不敏願與好事者共之

跋王太鑑塔銘

某頃在江南時聞太鑑老且病病且蹣跚矣心實哀之既又聞其死死者如草木速腐之道也安得永長存復重哀之後數年見其子惠慈於千丈巖忽忽哭之来服問其宅也今年冬過古洛道院始獲見斯銘嗚呼大鑑其後生乎初以圓悟寄印摩頂於前時末則少陵淵明交臂於歳晩此春秋之法嚴如日霜可畏也甲視子厚大鑑諸師之碑不無月影春容可喜之態請從道院刻諸石以示徐君掛劍之義以爲斯

文不朽之傳云

嵩希表慶壽致語

舉端午所生子竟大其門去甲寅如許年復產于佛極人間之盛事修林下之高風七十平頭喜象龍之冠世三千屬客致冠蓋以如雲櫻筍正繁於莫春俎豆未妨於勝集某冰霜勁節風月冒襟　伽梨於衆中爲持律者上座見陽秋於眉裏時得句者有之謂把茅之累人指一菴而歸老碧溪繞屋合鷗鳥以同盟清曉巡簷索梅花而共笑宜臻眉壽燕及吾盧其棣蕚聯芳竹林並駕惜良辰之易失縱善頌以何

詞盧阜當年許宗雷而入社桃蹊今日知禪律而並行其等技在伶倫飫觀殊勝輙陳口號用賛華筵

七十如今得縱心孤雲已復罷為霖種花蒔草真吾事抹月批風慰客襟坐上唯餘雙白玉囊中不畜一黄金要知老矣關心處無限清風對碧岑

寶雲致語

梵宮成刹無越寶雲之故家邦人至今知有鷄林之古佛實斯文之冀北震太聲於斗南自劫火之後而樹王先成歷國朝以來而人物尤盛譬諸琵琶琴瑟以資妙指乃發至音草木叢林雖曰無情亦知所向

修一堂之壯觀、閱數世之宏規、螮蝀暈飛、欲上干於雲漢、迦陵清徹、將遍滿於人寰、寶雲講主法師塵外孤蹤、林間老斷、接龍象之步武、繼鐘梵於晨昏、輪奐一新、咄嗟而辦、朱明在候、方鼓吹於薰風、緇白臨筵、共徘徊於花雨、及其人高情蕭翦、和氣融融、肯同蓮社之清游、是亦靈山之勝友、某等敬覩殊勝、職在伶倫、不揆無才、輒呈口號、又見南風入舜絃、幾多龍象正差肩、一堂絕出雲霄上、萬口齊稱古佛先、身坐猊床如大寶、手塵麈尾極重玄、鄮山鄮水人長在、總是吾廬不計年、

贊應宣教眞

我觀古人正是此樣彼雖不言孰敢近傍豈無和氣春在疊嶂豈無款語矢在絃上故其子孫孝友直諒七十七年水月鏡像云胡至今袖手相向於戲是謂善人云亡與靈山同一趣向者也

贊佛智禪師

溫潤縝密有大圭元璧之象喑嗚叱咤得烈風迅雷之實正吾家全盛之時有一人向隅而泣不是曹溪定應少室掃蕩家生一物無帶累見孫亦骨律

術者楊世茂求

頎然而長眉脩鬚蒼有古游俠之氣無他摩士之腸折衷吾心喜爲人物之論笑罵俗口發爲書傳之香如射者之必中能盡人之所藏一毫不義而不取半世無家而不忙恐人以生死禍福爲虛誕故自談笑脫略而坐亡至今有誦世茂者爲之雪涕後世或謂予言之可增損請置千金於座傍

橘洲文集卷第七

橘洲文集卷第八

榜䟽

別峯和尚住雪竇䟽及茶榜

住雪竇好住翠峯好老子當斷自胸中爲法來耶爲床坐耶此行殆出人意表無愧於東山直下四世望之如西湖雪後諸峯但得心同道同生處同不論佛界魔界衆生界其人聲飛呉越價重岷峨住海門國逾一十有二年肆瀰瀾口説八萬四千偈如山岌岌有陳堂堂與其踞滄波而攫蛟龍孰若依蕙帳而友猿鶴衆念猗蘭之世冀一現於優曇計非師子之家

嘗盡摟其種類歸來及早慰我■同門
山中有喬木萬本飛雪千丈真故老之家揭來爲沽
酒三升無金二两肆秦人之禍借東風之快便薦北
苑之新盃喚起瞪矒爲伊湶雪恭惟某人口香楚水
眼老呉雲淪盡楊子江心之波不作天下大潙之夢
痛掃除於諸病雖噫欠亦生風蟹眼一瓢笑捧爐之
安用羊腸百遶戒覆車之在前眷此輸誠幸臨莫却

台洲光孝遠和尚開堂疏

少室九年示辛苦艱難之狀黄梅半夜有光明盛大
之傳寔張本於斯文用服膺於前哲三拜不移於舊

位一丁香願供於先師吾其敢欺法固如是其人笑花
眼孔掣電機輪行天下見前輩庶幾無愧古人語道
樹轉法輪胡爲久默斯要登須彌高廣之座後師子
嚬呻之音人天儼臨霜露垂熟起積翠曾太父頤不
偉歟彼德雲老比丘正好歇去仰祝南山之壽少紓
北面之誠

興和尚住明州天寧疏

佛法無人吾固爲之墮淚王臣有意公亦自可捫心
如鸞膠而續斷絃無鼠穴而猶宴歟其人寒巖之子
佛智之孫人皆想見風流誰不責備家世門當戶對

遠親不如近鄰坎止流行三千歩只作一跳願垂高誼以副輿情

請尼長老住聖因疏

雙林滅後大愛道尚無它少室歸時尼總持其已徹堪受灌溪之拜不負溈山之機古錐所難吾得親見某人具旃檀種性有師子爪牙黒竹篦下不疑老和尚舌頭金色光中是真善知識任覷睫雲林之勝踐虽象駕之垂臨委羽山前振起堂堂之陳散花天外更收將將之人憑此一燈用嚴萬壽

請延慶講師茶湯榜

春風啼鳥話伊消息眞傳夜雨寒螢只此工夫誰到
屬葳華之婉曉副汗國之平章其人絕代風流彌天
聲價掃除文字五千卷親見祖師抱負月圍三百規
淘汰學者起信堂中宴坐雨花筵上春容惟四明宗
旨乃先師得之俟一菴歸來而此恨方雪
舌本瀾翻攪百川爲酥酪耳門空洞吹萬籟作笙簧
是誠三折肱之醫聊伸九頓首之敬其人如黑石蜜
中邊皆甜與赤旃檀臭味相似歷數舊遊人物貫諸
故壘山川師今一人我無異說老生寨口別試囊中
之方新學塡門更須度外之置

請妙智講師䟽

因佛語而得佛心故無異説自吾師而至吾友皆以斯傳當木槁灰寒之秋望海涵地負之寄其具草木臭味據龍蛇所居自學海波瀾中來知義天星象無極大典鐘梵用瘖盲聾喚起月堂二老本一家之旨親從普照四明見百代之宗看取花飛副茲物望

尼長老住戒香䟽

我自懶作佛雖五障十障矣爲渠方竪起眉要一人半人悟去斷妙喜世界則易透荆棘叢林則難心期所臨物論在是其人如衆花薝蔔類師子嚬呻末山

親見大愚季孟齊雷之喝灌溪曾得半杓胚胎劈箭之機在古人則有餘蓋後世之未見嘗聞覆蒲所至突不暇黔敢冀雲臨先師由猶暖在

請講圓覺經䟽

昔在吾廬先師季孟間尚可槩舉歸從江國後來游夏輩不措一詞方汝然滞泣之餘有鏗爾含疑而作一時鐘梵不異大方之家四海見聞猶吾親證之處幸逢畏友得滿心期某人半生掩關兩眼如鏡掃除傳䟽之學斷自淵源中來指此經類雜花而不繁切導師入深定而方說益堅晩節發此大機夜雨無人

屬天龍之俱在虛空有口吞佛祖以無餘夢覺他山
神馳法席

請巖和尚住湖州精舍疏

佛法鼓行而東登是選者皆俊傑道德嶄然在上籍
其似者皆妄庸唯黃流明月不可同年而美玉精金
自有定價 某人 渠渠蜀產落落南詢向大爐鞴以鍛
身吞栗棘蓬如食蜜着古上強之精舍有鄉先生之
舊題想見神游王頌公往異時賓主屬人朋第一流
今日雲山發造物無盡藏

請德和尚住象田諸山疏 山門疏茶湯榜

正法已遠異端競興再吹不熄之燈爲作重光之運惟彼上人者親從道場來其人頓悟心宗善入佛慧昔年袖手觀支離疏攘臂其間今日逢場拈鐵蒺藜當面便擲一空蕙帳來據繩床不須猿鶴驚疑許看龍象蹴踏

象耕鳥耘有虞氏之田無故雷厲風發古臨濟之機宛然雖物是與人非尚神游而夢想頻玆妙選宜有異人某人得少林一枝分諸方半座莫嫌歲晚深辨來端蓋一把茅果勝屋簷幾許奮舊三尺冢掃空魔說無餘幸即主盟無勞固避

喚回春睡萬壑松聲入鼎來潑起午潮一天雪色爲
誰好釡霞痼疾或慣蕈鹽雲月肺肝不含蔬筍其人
來從閩嶺親到建溪陰谷陽崖飽諳水味蒲團禪板
不作兒癡自然腋下生風管取舌端具眼起來夢
多二子之神通驗取捧爐有一時之賓客伏惟降鑒
俯答芹誠
割蜂房而得髓中有花王窩鬻粟以成雲豈無童子
全勝酥酪安用橘皮雖風流各擅於一時而明月可
同於千里其人法惟一味價在諸方明珠白璧豈暗
投以毒藥醍醐親曾下口敢要雲敵來主衆田行看

猊座天雨四花佇聽雷音地搖六震聊伸菲薄願賜寵光

請宣和尚住常樂疏

大江以南無復三十年龍象窮髮之北尚餘九萬里鵾鵬亦足以張吾軍故難得是佛子某人笑花眼孔掣電機輪不墮諸方網羅遂爲群衲冠冕屬海山之無事春在钁頭爲佛法而一行價增宇內肅掃野狐之窟少慰邦人之心

越州光孝禪寺榜

故壘山川屬東南一都會舊游人物多晉宋古衣冠

有佛祠千百家如寶林一二數塵埋沽刧誰遣此山飛來雲擢浮圖衆疑從地湧出詎人識許元度夢裏繼身忍死惟彦法師臂端有眼捕半空之突兀成九級之莊嚴邦人有來莫之歌後世謂兩生之塔一錢雖薄積施良多未能一年三百六十齋誓畢此生八萬四千拜輪臺戶牖重開帝網之光輝鼓枝鐘魚將復雲山之舊觀儻逢開口會有知音

馬道人造菴疏

京華年少棄黄金真如泥澤國秋深顧白髮恍如絲驚馳午影笑指息陰一菴占句曲之陽終身入司命

之室偶逢流水信脚出山而來頗恠秋風隨後巻茅
而去經營縛屋準擬盛書雖無五千言老子之能要
路十萬貫楊州之鶴會逢青眼當爲點頭

育王僧供疏二

廣南有鎮海明珠山川増重濟北用倚天長劍佛祖
潜蹤遭二妙之同時借一帆而航喩浮圖尺五放光
射入番禺英衲半千空眼吼爲獅子快須垂手會有
賞音玉几峯前閟神龍之窟宅紫金山聚燦舍利之
光明即此是大方之家何殊見現在之佛水雲六百
去黄梅之席無多道里數千知舍衛之城不遠乃

鉢和羅之飯慰幾年寂寞之濱豆爆冷灰福歸有地

觀音建三門大殿疏

寺占湖西官居舍北得一面蒹林之秀辨恨十年歳月之蹉跎今將劫獨甄以成然庶幾若先師之具體重門臨水藉瓦影以蔭魚龍大殿浮空放毫光而來釋梵眷茲勝事會有知音壯普門示現之場後邦人廣大之福

圓大師住菴疏

春風啼鳥曹溪消息甚真夜雨無人華藏寂寥亦極其人眼明優曇鉢花身染閻浮沈水本夢菴鍾愛之

子孟返吾廬與靈運定交之初豈無宿契不離樹王而陞此座便從口角而放光明三度扣關密受雪峯之記一菴投老始悟潙山之機毋用祭詞幸垂領畧

川行者求偈疏

渉江漢而入都城動幾萬里自草茅而承雨露費輙數金益知世故之難有懷鄉國之舊歸來及早要覓浮圖合尖報施有期當在袈裟著體

台州祈雨疏

天地有生成之功物皆仰止陰陽士乖沴之氣人自為之致此千里無辜之民均被一時不雨之患方祈

悔過無越洗心敢叓扣於真乗輙上干於崇聽伏願
佛慈廣被帝意潛回驅策群龍大霈霶霈之澤包羅
萬彙同輸鼓舞之誠誓以捐軀期於報德

啓重明節䟽

河清而聖人生慶逢盛旦堯老而帝舜攝會見明時
仰憑西竺之文上祝南山之壽
皇帝陛下恭願過大椿八千歳永覆斯民盡華藏十
三重復還舊觀

延豐院藏榜

石佛地靈唐朝寺古左昇霞而右蓋竹山近吾廬南

爲蕩而北天合門連勝戰有法輪之草刱致經巻之塵埋使此福林貧吾檀施時惟樂歳明年又勝今年事出無心小蔵易爲大蔵會天龍之圍繞合鐘鼓之鏗轟亦重瞿曇流出悲雲頻海嘆面大士罷拈拍板門槌既是逢場何妨援手上延　眷算下福斯民

爲法華經求僧疏

成佛之今蓋起於吾國中度人之緣是最爲勝福聚是故剎帝利種不生旃陀羅家惟濁涇清渭不可同流而方服圓顱遂可入道故我置晉而嘆得無披剃於人七軸蓮華瀝盡指間之血九重雨露號爲世外

之恩未能學古而騎聖僧實欲從今而報知己

瑞巖蓋僧堂疏

歷數諸峯總先聖群遊之地喚面老子明主賓互換之機著得七間十三架僧堂方稱一日十二時禪宴昔蛟龍不敢正視將燕雀來賀新成惟廬陵故侯家乃荷屋大檀越可以辦此無勞遜詞以天台爲福林名動四天下請祖師作印證量等五須彌

四明天井砌墻疏

突兀蓮宮繼鼓鐘而卒歲蜿蜒神物爲山川而出雲嘗澤及於下方已聲蜚於上國有樓觀翬飛之狀乏

垣墻外護之城行地四十尋石柱飛簷而至漫其壁費錢三百萬朱門華戶而等運其心幸吾事之圓成爲福林之壯觀

化度牒疏二

一僧伽梨先佛亦不易致大丈夫事古人之所難能幸號息雨露之朝是脫俗衆娭之日家徒壁立雖積塵成嶽以何詞身是道場誓擇火爇香而論報續如來末刼之壽如優曇花佩禮部護身之符是眞實義刹那便好成佛檀越於吾有恩誓將福田回向心地

賛高卿父従政

氣高如華嵩志趣如王公其重厚也如此孰知其為曼空吾閭居士京華人也處江南之俗一味春聯非能俛仰於一世是亦敦厖有古風天將以昇其子使詩書家世如公心地求昭晰於無窮

賛趙君實

服道士之服若嵩華之隠者衣縫掖之衣而反先人之故廬毅老子五千讀聚鄴侯三萬書龍蛇變化只俄頃矣豈斯人之徒歟

桐洲文集巻第八

橘洲文集卷第九

榜疏

請寶雲瑩講師疏

昔寶雲有大弟子如渥洼出雙馬駒自天合薰知見香若猗蘭脫衆蕭文當後世寂寥之際知阿師付授之難甚人旣以心傳不爲塵累遍歷兩花之肆親出聚金之爐鶴髮霜眉受道人卒歲之託最香夕火致居士華封之誠衆所歸依公無退轉

抄長生庫求度疏

道固長遠世方棘數衰十人之同心積衆塵而成嶽

譬如農夫合耦以相助非同賈竪乘時而取贏成佛不論後先入道却有次第非其人則遂爲無盡寶藏論其報賞喩妙高山王我方缺然誰不知者視黄金如土苴會有知音爲白足之沙彌方堪報德

鴈峯九夏會䟽

十八生大士乃令君子郷人六百年道場爲故善薩龍地慨叢林之凋謝雛猿鶴亦哀京豈無一玭一張之時以起三沐三熏之歎粥魚齋鼓諸方飽而通悟飢禪枝蒲團衲子饑而通悟喜願乞太倉之餘粒以成佛國之衆香作此願林同歸福海

宇文吏部母夫人生日疏

北斗在天之中輾星而臨照西方有佛見在具萬德以莊嚴慶逢慈姥之示生敬禮寶山而爲祝伏願壽山福海等願力以無窮智山法才與心王而常住

明州南城普照河塗田疏并序

本院去城七里古松流水環繞其居真四方道人問學之地主是選者代無其人於是寂寞荒寒貧亦不備士夫爲之憫惜龍象爲之興憐近者大江之濆有塗百畝限障耕耨可爲良疇比請於官得之尚爲荻蒲鷗鷺淵藪適逢幸會成此因緣隨喜

見聞皆吾檀越願垂開允報施無窮

城南寺古不聞七里之紛諍冀比群空真負一經之
務秣垂食簞而過午致如意之生塵誰共寂寥法當
勤苦文書可致許占江界之泥塗未耕無從得試屋
頭之春雨借居士蚤佛之臂覓道人哮吼之勝一飽
自今皆爲浦塞之供千古不動永作旃檀之林

墊江藏經疏

墊江巖邑真如寶坊有布黃金祇樹林無淹黑豆老
和尚斯文缺典後學無聞惟閱五千卷印板打就之
書去蜀一萬里鯨波不測之險良辰易失快使難逢

借居士一帆風為此邦無盡藏摩挲老眼不學入海
算沙之流領畧微言會有得兎忘筌之士

新寺浴院幹大殿

自塵中來分爾比丘半勺之水至寶所已見吾老子
一尋之光豈惟身心俱獲清凉亦表佛法如是廣大
經營一殿閱歷十年既多易失之時幸此難逢之便
歲豐人樂何殊舍衛之城天作地藏恰容師子之座
願開施藏用修福林

天童起門樓疏

自有茲山以來皆為有道者建立宏智慈航二大

老益壯其居浙右叢林遂稱第一

太白峯前菩提場裏有複閣重樓之盛壯深山大澤之居落落規模皆經二老之手言言門闥未稱大方之家巍巍然千佛之尊嗟彼小星之散大新輪奐用移叢林更參奎壁之光高出雲山之右一塵一剎同游華藏之都三沐三熏遥指信門而入莊嚴勝地回向福林

台州白蓮修造榜

雲山自昔有象鷲之峥嶸蓮社至今無虎溪之寂寞剏此摩雲之閣會于同志之人撫星斗於回廊散兩

花於四座人皆檀越何代而無宗雷法本心傳天下
不異粲可極一時之勝事後千古之福林想在知音
毋勞援手

延慶請講師茶湯榜

谿雲蒼璧非關草木之森活火新泉不慣薑鹽之手
聽松風於萬壑瑩秋水於雙甌咬起斯文平章是事
其人曾嚼澤國蘋蒸具天揮魯陽之戈日返三舍抱
荊山之玉價重一時先師之道當隨嗣子以東流四
明之人共約鄰翁而西望無煩固拒徼肅來儀
法唯一味非謂甘蔗葡萄之倫樂已九成故有清廟

猗那之奏敬致慇懃之供無礙寂寞之濱千載吾廬
一朝勝事某人已除諸病如善見藥特現於世如優
曇花早差諸老之肩晩負千鈞之寄掃空文字共覩
如意之横飛振起規模會有後生之驚倒既再然諾
即賜寵光

天童修三門榜 并序

伏見三門重閣多歷年所中安銅鑄千如來今列
兩序如星散之居
壽皇聖帝親灑宸翰為玆山無窮之賜二事極古
今之盛閣有不勝其載之憂今欲拓為七間下闢

三門上安千佛大係名山之榜以極尊崇況上方傑閣飛樓有首尾重輕之舉敬募十方檀越發大道心或一力圓成或衆手畢舉出自誠意莊嚴福報無有盡時

千巖萬壑是爲龍象蹴踏之場四海九州知有雲漢昭回之榜樓觀凌空而縹緲鼓鐘動地以崢嶸木末層巒首壓衆山之根柢門前清鏡日看倒影之浮圖逐令像設之尊亦有寂寥之歎願從檀施益後規模在彌勒一彈指間入善財不思議處轉欄干之十二無盡重重列賢刼之一千孤明歷歷用嚴

脩筭永福斯民

臨安府孔雀園起寺榜

故園草木人盡知名梵苑樓臺天將命我爲善知識四事之供乏給孤獨千金之資左湖右山冠一時之勝践朝鐘暮鼓成百世之叢林下以慰都人之心上以祝吾君之壽願言君此報施昭然

啓重明節疏

五百歳聖人間生慶逢鼎運三千年河清可俟無盛斯時敬宣薄伽梵之文恭効華封人之祝恭願父堯子舜有嵩呼萬歳之聲地久天長復禹貢九州

之土

湖西崇教鑄鐘疏

寺在湖陰居連屋角所貴一時之鐘梵得依百歲之象龍竟易深禪堂無容相方萬籟沉沉之夕之洪鐘隱隱之傳散以脩廊屹然函丈成叢林之具體在檀施之與隣鼓角聲中會振驚於魍魅水雲影裏當號令於人天凡所見聞悉蒙斯利

資壽修造疏

異時鐘磬之音忽聞地下自是象龍之宅始破天荒闢清風三百間聚白足五千指摧頹歲月歎息規模

適逢大有之年會有重興之理木章竹箇當自成於
一家秋菊春蘭長無絶於終古

江北妙應院塑佛疏

負北郊而揖招提幾年無佛主南山而爲綱紀八世
傳燈既成黄面老子之全軀猶欠金色頭陀之一衆
雖有爲功德堪作智山法苐而無相法身不離涅龕
塑像願言印可會放光明

接待募縁疏

暫止化城中分四十里之遠徑登寶所作禮二十年
之師愍此水雲來往之流豈無檀施些些之助得貝

郭田二頃其利無窮適莽蒼者三飡誠知所自廣開心地田尚向福林

智門請宣和尚山門疏

道固不遠徳雲近在別峯事非偶然優曇復現斯世睠山林之勝跡有香火之仡祠切比龍家宜要象駕其人連城白璧鎮海明珠聲前得活祖之機向後矣諸方之拙善巧已久袖手何須自信如北溟之鯤不求速化歸來若丁令之鶴夫復何疑大震雷音以光叢社

月波請輪老諸山疏

天台已降指四明為的傳大江之南推正悟為雄辯公其嗣子誰復異詞某人慧解河傾聲名玉潔慨斯教裴微之久奮吾心發趣之宗修大老之園林月波萬頃護六龍之翰墨星斗十一天末震舌端之雷已盈户外之屨主人之意唯在師嚴而道尊公議所歸莫不雲從而霧集願迂闊步允副懃誠

月波化供水陸疏

路入林端是中有阿蘭若月横波面夜深疑小金山屬承相之新儀超法界之檀施大彰感應契凡聖之心源儻在見聞獲人天之福報

文字爲宗道既在東家之丘世難隱西山之亮雖曰白蓮社後羣賊歸來政宜清主軒中斬新拈出叢列祖去寒之焰振後生不競之風譚叢肯來何止九峯之一蹤人天普集願同五嶽之三呼慈蔭藹然法門幸甚

結界

以大圓覺爲伽藍歷三災而不壞排比身心奉塵刹惟四明之有宗故百千三昧儘可傳家而一十七代未嘗結界法當末運何妨扶律談常將届深秋准擬標方唱相水只圖於趣海鎮不厭於添花其如事用

之浩繁不免櫃門之造請成功之後發文彩於他山祝聖之餘萃生靈於彼岸

仗錫山開田充柱燈油

千峯萬峰真列聖古仙之宅十里五里為異禽靈草所都儼然寶坊中有勝殿須彌無盡燈柱千葉盧舍那尊半足本嚴鑁頭未了太庾嶺頭無眼功德更為點開百丈老子第二義門何妨說破直須掉臂會遇知音

橘洲文集卷第九

橘洲文集卷第十

記序

柔克齋記

余會前琴川令曾公於江皐蘭若相即逾月覩其人觀其文詰其爲政實英發也方其年少氣盛重以絶人之資不顧其身不憚大吏以沽京兆馮翊之手而作一邑人得以爲奇貨而媢嫉其先公用是得禍十年扃戶讀其父祖書太夫人髮毿毿思欲見其横翔一出語此輒廢食兄弟相勉而爲此行僧忽寂寥官潮時一振撼公輒痛飲酣詠與潮相答畧不見其憤

濾無聊不平意抵掌談笑皆古今得喪成敗出入經
子史百家坐誦行吟絕出人意至其論修身治世則誦
洪範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旨欣然喜曰吾將以柔
克名吾齋子為我既其說余曰諾夫剛柔相濟此聖
人用中之道也沉潛則柔其剛以勝之剛非外來亦
沉潛所固有而吾所謂中者實聖人發之高明亦然
如世精金沉潛高明二体畢具所謂百煉剛遶指柔
亦豈外得哉老聃謂柔弱勝剛強蓋自發其道非
治世之具也今公高明以能自沉潛之剛柔更資如
目足並用予將見其以斯道濟斯世造物報之其可辞

清廕堂記

清廕即予便齋深可數室廣才一室有餘南依豐氏之隣隣皆脩竹因置短屏開明窓以延致之竹君脩然如跂如慕如揖如許而日與接予則陳几研列琴書客至清談客去則與書爲友取山谷借景亭之語大書而扁之所謂東西開軒廕清越者也予年雖未及壯無一日千里之質有父兄之命將薄宦於南不以此時酌古今於胷中置事物於度外則爲一世摩土人矣復何望哉若夫嗜好之移人則如浸潤膚受不覺而入雖聖門諸子猶不免於出見紛華盛麗之

患況庸庸常人哉獨顏子陋巷箪瓢若固自有樂之
終身不厭無它有聖道爲之依歸故也吾嘗夢想於
是若先師者在昔固未有彼諸子者亦豈易得哉下
而至於漢唐及國朝以來老師宿儒其人云亡其道
固在其事業文章猶布之方策余將擇勝已者相與
求諸寂寞之域放之於廣大寛閑之郷以足於心
以救于不學之咎雖清脩屋陋亦得無愧頑不偉歟
書以爲記

流止菴記

素節記欽師曰乗流而行遇坻即止覺禅摘其語以

流止名菴屬予記之予曰古人自知甚明子以知人如衡石誠懸而蓍蔡誠陳也授受之際將心相示心既昭徹身亦俱融孤雲行藏端若目擊大醫有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則乘流遇徑之辭蓋發於是自少室懸記以迄于今後世聞道盈谿師弟子者有媿深知彼已之論覺禪訪道吳楚栖遲覆徑蓋十年晚來都城視車轂如流則吾心而止類古有方者謂之無聞可乎方將後大其居不蓄薤齏不儲粒粟使憧憧往來饜飽而去則吾流止之義豈不壯哉

自菴記

有道人頎然廣顙豐下訪予北山之陰予心恍然曰此三十年江海龍象胡爲而至此問之知其自雪菴法窟中來耳其言則曰古以菴名識其得也故人得以宗之後世不師其心而師其迹非吾所謂善學小子不敏有以自菴見之詞不能蟠然改曰是識吾學也願授一言而佩之予曰子思不云乎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孔子之自也肇公曰會萬物爲自己者其惟聖人乎此教乘之自也三語如倒食蔗蔗非不甘也然嗜蔗皆兒曹惟大人者則能甘苦俱忘當如鰲山雪中最後垂示然後操尺箠以禦大敵

非過也其言曰唱敎一上一須從自己胷襟流出蓋天蓋地始得自菴之義於此終焉道人名無爲世爲京華人年月日橘洲記

涪城祇陀院種松記

祇陀繼徽住山之明年手種松三千本山巔水涯道轉石缺與夫陰崖暘谷荆榛狐兔之聚無不徧滿初若鎖細與草木黃殞不自知其歲寒也至是則青青如稻畦風露之朝香氣襲人自今龍蛇百圍蓋可坐而致也徽渫涓語予曰吾先子脫屣世故業淨方於此手築大士之室與今尊者巖皆躬畚鍤焉嘗自誓

佛前曰某之子舍家而南矣願即聞道於善知識歸以度吾身不幸徹未及還而先子墓道之木拱矣徹不肖器甚下晚自湖南江西法窟中來既涉浙淵以不見大慧老人爲深憾猶幸見其二三子徹亦知之矣又不幸不得以所聞報吾親獨齎恨於無窮徹何人敢言佯山種松即吾事也與西山東嶺事例特異子吾季父行也爲我記之予曰然即識其言以爲種松記

送燈老序

予少執經吾石牛時亮公爲同門友亮即燈之伯氏

也既壯出蜀會通公於九江同謁大慧老人自宛陵涉浙東四五年爲同參友通卽燈之師氏也予既白首往來都城會燈於仙林訪問生死予復喜通之有子一日謂予曰燈以母老不可無歸嘗以睦菴自名蓋取陳睦州織蒲養母之義子序以送我予曰世人不知佛者之爲至養久矣方辛苦求道志在其親逮餘波及人人知樂道不倦則父子兄弟豈復有背道之患故潁考叔之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燈之謂乎余以其愛親之心知其聞道甚至兩據大刹而亦以是教人正藂林灰寒之秋而

故山猶甚子歸以斯道重余切有望焉

送空上人之京口序

先大慧未壯齡已能從李商老徐師川張無盡諸公游得道以還平生所聞似虎插翼遭世中變二家學者尚爾嶄然伊洛諸儒亦登晦堂昭默之門雖不旋踵叛去然亦假手於我以張吾軍也我復何憾道喪既以天亦當斯文而閟之中包胥有云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是天地之間大公不可廢也予晚學太慧時千五百衆中俊傑如林一時士大夫有如李漢老曾天游張子韶輩皆北面受道龍象隱沒劫空無

人吾意先師之靈當爲少林踴躍一出使後世稱據師位貪冒寵榮者縮頭入地佛祖在上豈終違吾言乎空禪生古歙州歙所產皆山川之英士亦以此重空耿介而性嫉邪與其人游知其有無輒麾去不顧亦近世一奇衲今不遠千里問津故人吾聞有大居士真老龐李孟聞人一吸西江猶有餘地子行爲我致意近來北固吞却浮玉居士知之乎

道人朱氏法華淨業

始余東歸過所謂羅睺羅道場者至起信堂有比丘語余曰寺有勝事子知之不余顧堂下四檜曰得非

歳寒面目無恙乎比丘曰否然引余登幾摩之堂發一函視之即刺繡妙蓮華七軸也余方合十指以嘆未曾有比丘曰此薛君之室道人朱氏法名如一之所作也朱即欽承 皇后淵聖中宮兩世之姪也自歸於薛厭世如塵涅年二十餘即告其夫清淨自適道裝素服潔齋如也嘗以黄絹命經生書是經手以碧茸繡其上線蹊鍼孔去來綿密無有間斷如筆既訖如墨新乾閱十二年而後有成復繡彌陀觀音無異繪畫自經首題敬致八萬四千拜九一句一字率皆唱禮者三法華之文幾數萬言三月而能背誦閱

華嚴般若楞嚴圓覺亦復黴水千偈餘經可知嘗鏝不爲圖勸人誦阿彌陀擘窠屢書滿十萬聲而止所化之數僅十二萬人道人則早旦誦之莫夜把之無一毫墮意尤喜禪寂結廬於墓一室事佛一室晏坐一室經書一婢供齋蔬與同甘苦雖烈丈夫有所不能堪也今年春盡易故奩具爲三日會會道俗以萬計飯千苾蒭爲寶幢貯法華同念佛人姓名迎歸于寺城內外觀動傾士夫之室莫不聳觀十二月以微疾命醫醫以丹砂進道人竟不起臨瞑自時再起跏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也請就寢後事即如儀道人

右勝而終年三十有七實紹熙四年十二月十日會比丘語爲之慨然比丘屬余識其事爲來世勸敬書以贊之贊曰道人之身春容月影耳以靈山最後之旨回向淨土其鐵心石腸耶吾知其於世間不復來矣老龐曰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斯言其有旨哉

盧氏祠堂記

宣義盧君粹於德者也事親孝事佛嚴甚一子爲比丘叔世龍象君貫鉅萬自奉養甚薄施於人極豐族黨鄉閭皆稱其友悌室有懿行故能成其賢子比丘問道於白道濟師嗣主其席嘗白其親曰茲山行道

之所學者雲委歳以食不足爲憂得百金爲塗吾事
濟矣君首肯其說即於縣之承恩鄉地名滿峯得斥
鹵之地橫海千丈捺而爲塘魚龍逡巡不敢正視自
紹興至淳熙閲歴一世克成厥功君捐錢萬緡子比
丘與其徒希道出力相輔助爲田若干頃得穀若干
田成之明年買莊一區人牛腯肥耒耨堅好穀餘於
廩飯香於甑如淨名之鉢饜飽無量如釋梵住處自
然化成一擧而二嚴實君之功而子比丘勸請之力
其心實愛其親之心而然也子柳子曰佛書有大報
恩七篇其爲心與孝經合意言孝子之事父母欲其

常與道俱脫其親未能必思所以升濟之術所謂籩豆以享之鐘鼓以祝之其間得失重輕我雖不言必有能較之者住山某繪君之像而祠事之今住山某求余文而識其事皆可書也君諱某字某世爲寧海桑洲人妻金氏亦巨家子比丘名子畔傳天台宗賜號本空圓淨君閱兩大藏誦法華至九千部金氏亦八千部所至佛事莫不唱從翁媼云

乳母戴氏墓志銘代史待制

乳母戴氏第九鄞人初歸李氏生一男既入吾家乳彌大越三年弟彌正生又乳之已而歸鄭氏生一女

一男年七十有九淳熙十三年正月辛卯卒明年十
二月壬寅葬陽堂鄉下水陽山奧之原從後夫兆乳
母始生吾家家君大傅猶布衣生計蕭然先大人食
糲衣敝仰事俯育備嘗艱苦有人所難堪者乳母侍
左右恪勤不懈夜乳二子避乾就濕啼聲呱呱終昔
撫寧寐晨興左手更挾二子右手供灑掃百役至暮
弗得息及家君登進士第得尉越之餘姚秩滿歸鄉
彌大兄弟行名猶未立先夫人遽即世勤于施不獲
其報每一念之痛淪骨髓而乳母遂登高壽見家君
位三事彌大入侍從彌正爲郎時節來視兄弟杯酒

相勸耳和目麗輒欣然忘歸或至累月後竟卒於吾家餘終盡禮嗚呼是庶幾可以無憾矣銘曰

前雖艱　後則榮　藏於斯　永安寧

仗錫山佛記

徑雪竇而西四十五里皆層巒疊嶂顛崖悍石行人披榛莽踏沮洳踐蛇虺登危陟險始即山之趾焉山斷溪横北岸林光溢目而爲秀發得非山靈以艱難險阻爲下方陳迹一掃而刮絶之邪不然何奄曾一變其速如是涉橋而北一亭巋然大書仗錫山而扁之然後知其爲茲山發軔之始自亭而上歷十八折

杉松會翳如在青羅步障中行至二十里雲一池靚深出牆陰才數十步武耳入門一殿横放有寶蓮花師子座像如紫金山屹然當中即吾善逝盧舍那所謂種種光明遍照是也是花千葉一葉一釋迦是千釋迦復化千百億釋迦光明重重涉入無盡一花既爾衆花亦然一佛既爾多佛亦然此方既爾它方亦然此吾心也法門若佛若魔若情若無情若闡提若信心晝夜宣揚如我無異不待廣長舌相然後爲説也故我以一毛頭智量法界空此空於一毛頭非合非離非大非小空無自性而智在其中唯文殊普賢

飲光阿難左右後前實聞斯語若梵王帝釋未易立談也凡此尊像皆比丘蘊信發心爲之經營十年卿睍匠氏福德相好蒲慰心期然以無盡燈明不能與常光一尋相爲表裏行上陂平地坡陁行迤有若華山桃林之墟即墾而爲田考室一區命一人主之且耕且耘所入之禾悉辦一歲膏油之費於是夜天星象内外粲然茲山可磨則信之功亦可磨也余嘗備汛掃信有力於余後八年余有親憂萬里西歸信亦從是去矣於戲百里奚虞人也虞不能用意其去父母之國必遲遲其行秦繆公用之一日而霸其之過

不遇蓋繫邦家之幸之不幸也可不念哉今住山怡雲平公後一代於余嘗握手時未嘗不道此爲深恨信今老矣於雪竇尤有深功以此記屬余因其宿昔之願余重感歎故爲書之信奉化人姓某氏得業於天王禪院行峻潔而其心泊然身無完衣嗜佛事如嗜昌歜羊棗人莫知其然也既耄而志不凋落益可尚云

仗錫山無盡燈記

院故有殿二一居千葉盧舍那毗光慶喜侍文殊普賢釋梵二天左右之此新像設也一置大寶藏運轉五千餘卷之書神龍糾纏鬼物森護行道之所容半

千足。圍繞二殿。言言可知也。祖堂一。此余從置殿西
廡者。僧堂一。此余住山新創者。内外跏趺坐千五百
指。寛深亢爽。不撓道意。燕客湢浴與棲老病之堂四。
執事及燕退之房二。共爲燈若干椀。無盡燈四聚。如
夜天星宿盛哉燈明也。舊以知藏知殿知浴僧終歲
行乞于外。猶苦不足。嘗命之爲艱。監院僧蘊信一朝
奮然不謀于友朋。不謀於著龜。獨與二三弟潜行山谷
聯地之可稼者。去院十里。次今陂平。萬峯屛開。一坂
[illegible]焉盤由。欲下而谿。飲者草木。新霽如既渥之髮。十
膏如酥。得之若天成。即從人貸四十萬錢。裹糧百日。

外縛茅茨具畚鍤築塘五爲田若干畝經始於乾道
戊子畢工於癸巳所種之秋先易麻尤能以出油外
餘以供田事斯歲豐凶取其羨以歸常住永以爲則
此信之心與才力一見於此也佛之法徧天下猶一
氣之在天地也其宮廬與其人亦徧天下猶一氣之
萌動而芽孽華實隨所感然也通都大邑佳林勝踐
賢聖出沒龍虎變化之地使果爲材智者用之如王
良造父御六轡而馳九達之塗一日千里不難也苟
無人之地用之而後爲難故信能用之實吾廬之通
材也信不爲人用久矣而用之於佛用之於田茲善

用秋者前所謂佛菩薩一出信之手侍御王公爲記之余來茲閱三暑寒信實佐余始終甘苦與余同之信有功也余得以書之以詔於將來使學道之人如信之無一日虛棄之功又有實證豈復見今日叔世之患也切有感云

祭雪林彥老

嗚呼雪林魁岸奇傑宅山之雲膚寸吳越心期大方追配前哲昔聞黃龍怒哭其血寂寥雲仍幾致角折吾能起家日電光掣叩視諸方跂跂孳孳山林城市如翅一吷握手謂子非子奚説歲寒之交無翁翁熱

我雖心語公以意决云胡一燈拾我而嫩霜餘木枯
乳竇巉絶撫公不覺涕淚嗚噎一香薦誠求以爲訣

龕銘

余幼學道若涉大海而無津涯中遇司南之東知所
趨向晩觸洄洑逆折萬變然後一登休歇之場吾大
慧先師之力也幼始知學從先生授五經習爲章句
自少多病父母許以出家遂投本郡德山院僧某爲
師師贒而能教其徒俾從一時經論老師游聽楞嚴
圓覺起信越五歳舍去依成都昭覺徹菴白水∴菴
挈包南來從先大慧於育王徑山晩見東林卍菴蔣

山應菴辛苦艱難始畢平生之願世緣未盡被人推出以長老名初領四明杖錫山晚為葬親而歸住無為禪刹憂患一世間游戲翰墨海人便謂其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今年六十九矣示疾而化嗚呼人孰不死死而不亡者聖賢也學佛而至如來大寂滅海學聖人而至夢奠兩楹之秋是真不負所學矣夫生死也夢幻也世人以為虛妄不實殊不知此吾廣大寂滅不動不變第一義諦心祖師以為面目見在余嘗於傳燈七佛偈下略發明之余即寶曇字少雲俗許氏蜀之嘉定府龍游符文人歿於慶元三年四月

二十六日臨行不能饒舌終之以言曰放下便穏

辞世頌

平生灑灑落落末後哆哆啝啝殷勤覔一把火莫教

辜負澄波

今白困甚今夜定行付宣弟珎重珎重

右板元存徑山燬於癸巳之火咸淳改

元歳在乙丑化城石橋塔院重刊印行

橋洲文集卷第十

橘洲文集十卷南宋釋寶曇撰日本佚存書目著錄蓋中土久佚之籍也寶曇字少雲俗氏許蜀之嘉定龍游人幼習章句業已而弃去遊方外住四明杖錫山歸蜀葬親住無為寺後復來明史浩頗重之為築橘洲工文詞卒于慶元三年（一一九七）四月二十六日見集中自銘龕志其事跡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九他書多未詳厲鶚宋詩紀事卷九三據妙行寺志錄其題彌陀接待院七絕一首於寶曇外無一字蓋亦不詳其人也寶曇雖釋子然雅慕東坡山谷詩文即規撫兩家筆意簡古厠諸南宋諸名家中可亂楮葉所交遊就集中考之史魏公史浩也楊郡王楊存中也王公明樞密王炎也魏南夫丞相魏杞也范石湖范成大也汪仲嘉尚書汪大猷也樓攻媿尚書樓鑰也吳明可給事吳芾也陸務觀郎中陸游也袁和叔袁燮也黃待制元吉黃裳也李仁甫李燾也李文授李光之子孟傳也李知幾太博李石也張欽

夫張栻也史同叔史彌遠也固叔彌遠之弟彌堅也曾知閣曾覿
也孫季和知縣孫應時也王性之子仲言偰公王銍之子明清也張
功父奇鎮張鎡也皆一時名公鉅卿其名字稍晦而可考知者
尚有張漢卿左藏 張良臣字武子一字漢卿大梁人曾官監左圖藏庫 呂澤父 呂宜之字澤父成都人有詩見成都文類
吳知府仲登 名津吳芾之子曾知廣德軍 剡惠叔 名望之成都人紹興廿一年進士官終秘書正字 樓與善寺丞 名錫
鑰之兄曾官大理寺丞 潘文叔 名時字德鄜李莊簡光之婿
此書刊於嘉定改元（一二〇八）見卷首釋曇觀序板存徑山燬於紹定
六年癸巳（一二三三）之火至咸淳改元（一二六五）化城右橋塔院重刊見
卷末識語此乃日本元祿十一年（一六六八，當清康熙廿四年）織田重兵
衛刊本意猶略存原槧面目六三年予預廿四史點勘之役入都攜
在行笈值鄧恭三廣銘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假以入錄頃發篋
重睹爰考而識之俾後人得之者知為佚籍加意護焉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甘孺羅繼祖拜記于長春解放大路寓